

1982/3

072694
世界之

窗

我是怎样从越南逃出来的·好莱坞的底层
“哥伦比亚”宇航员自述·格拉乌内幕
吕蓓卡密码之谜(小说)

封面	东京夜景		
国际政治	我是怎样从越南逃出来的	(越南)张如礞	1
	美国总统的参谋班子	(美)《时代》周刊	6
美国例影	美国税务局	(美)《波士顿环球邮报杂志》	11
	领取 60 美分的“队列”	(美)《华盛顿邮报》	14
	好莱坞的底层——群众演员	(美)《纽约时报杂志》	17
人物	非凡的演员凯瑟琳·赫本	(法)《电影周报》	21
	难忘的卡萨斯	(美)《读者文摘》	27
	“哥伦比亚号”宇航员的自述	(美)《全国地理》杂志	31
阴影	加勒比海上的海盗	(法)《快报周刊》	45
	失踪	(西德)《时代》周报附刊	50
旅游	盛开着秋牡丹花的国土		
	——一个英国女作家的日本观感	(英)《观察家报》	52
风光	东京的盒式旅馆	(印尼)《精华报》	56
	打开人们心灵的窗		
	——记罗马的著名女导游安娜·茉莉	(美)《探索》杂志	58
	靠拍电影为生的小城	(法)《今日情况》	61
动物世界	关于猫	(美)《时代》周刊	62
	猩猩当了长工	(法)《费加罗》杂志	66
	会护理庄稼的动物	(苏)《消息报》	68
体坛近事	篮球场上的小巨人	(美)《老爷》月刊	69
	独臂运动员凯·施罗德	(西德)《明星》画刊	73
	运动时要饮水	(日)《读卖周刊》	76

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情 报 与 间 谍	格拉乌(G.R.U.)内幕	(美)罗伯特·马斯	82
	美国是如何泄密的	(美)《展示》杂志	90
	“莫斯科之恋”的结局	(日)明石一郎	92
世 界	怎样和世界各地的商人打交道	(芬)《赫尔辛基新闻》	96
	生态：现在我们天天在屠杀	(意)《欧洲人》杂志	100
	为了减肥而送命		
	现代病——精神绝食症	(意)《快报》	104
	没有大使馆的大使	(南)《新闻周报》	107
见 闻	驯兽师——危险的职业	(法)《趣味》杂志	108
	瑞士的救灾犬	(瑞士)约·莫泽尔	112
	沉海千年铜像的发现	(法)《巴黎竞赛画报》	115
	乌托邦式的实验		
	——访“儿童之国”彭波斯塔	(西德)《时代》周报附刊	118
知 识	“把我的爱献给儿童”		
	——《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作家趣闻	(美)《读者文摘新选本》	120
	诺贝尔文学奖之争论	(美)《洛杉矶时报》	125
	语言之战	(意)《欧洲人》杂志	129
	双胞胎的奥秘	(美)《星期六晚邮报》杂志	132
小 品	学生干活好还是不干活好？	(美)《今日心理学》杂志	135
医 药	每天吃胡萝卜可以防癌	(美)《新闻周刊》	136
	紧张的三十五个小时——记一个美国		
卫 生	外科小组的器官移植手术	(美)《读者文摘》	138
小 说	“吕蓓卡”密码之谜	(英)肯·福莱特	144
其 他	筹备世界杯足球赛花费多少钱(13)、最大的油画(20)、不干涉哲学——瑞典的生活方式(77)、世界上最大的电影银幕(114)、十岁女孩考入牛津大学(143)		
漫 画	(16)、(65)、(75)、(78)、(79)、(80)、(81)、(106)、(131)、(137)		

我是怎样从越南逃出来的

[越南]张如磬

张如磬先生曾任前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为了反对黎笋集团的暴政，在1979年8月从越南出走。本文是他在巴黎向日本记者叙述他从越南出走的经过。——译者

张如磬先生下决心从越南出走，是1979年8月27日，星期天。他说：“8月底，确切地说是26日，星期六，我住在西贡的郊外，我放了两名警卫人员的假，随后立刻同我的妻子，以及妻妹夫妇四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前往湄公河三角地带的龙川镇。到达那里已是傍晚。第二天清晨四时左右，我们就登上了小船。”

所谓小船，长十二米，宽三米，装有两匹马力的引擎，船上一共坐了六十四个人。这六十四人中，男二十四人，女二十人，孩子二十人，都是张先生的亲戚和朋友。上船以后，妇女和孩子都隐藏在船舱里，在甲板上露面的还有原来就驾驶这条船往来于湄公河的十名船员。小船在充满早雾的湄公河上，发出轻轻的引擎声，直驶而下。

张先生下决心从越南出走，是在两年之前的1977年。它的出走计划，整整花了两年时间，进行了绵密的准备。

下面是张如磬先生叙述的从越南出逃的全过程。

我要是留在越南，能够享受各种特权，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一般居民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使我看了之后无法忍受。我考虑了几个月，我不愿意在同胞们困苦之中，单独过舒坦的生活。怎么办呢？很明显留在越南是一无所成的。我决心暂时离开越南，到国外做些有益的事情，然后再回祖国。

我完全知道出走不是容易的，首先是怎样瞒过监视我的公安当局，其次是怎样组织出走。

我知道如果由我自己着手，计划就会马上暴露，幸亏我妻子的娘家是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内地——龙川镇。出走的准备工作不能在沿海地带进行，那里监视很严密，而且每个检查所都有人认识我。

在远离海岸的内地进行准备，当地的机关不会怀疑，因此龙川镇是非常理想的地点。

我让妻子的亲戚买了一条半新不旧的河船，经过省级机关同意，他用这条船从其他地方运输木材和木炭。这样他取得了小船航行所必需的全部证件。

从1977年到1978年，他从沿海地方搬运木材和木炭，沿着湄公河开到龙川，往返了许多次。

沿途的地方机关，对于这条小船是十分熟悉了，谁都知道这样一条木船是无法进行远洋航行的，而我们也就要钻这个空子。

我们在这条河船的内部，采取措施，使它能抗得住海浪，然后等待出走的机会。

在越南，6月到9月是雨季，这期间台风一场接着一场。两场台风之间相隔十天左右，我们决定出走的时间是在两次台风之间，在此期间，监视也必定是松懈的。

载着六十四人的小船开到湄公河入海口时，是8月27

日，星期天，在那里遇到第一次灾难。

真糟糕，碰上了退潮，小船搁浅了，最怕的是遇见巡逻人员。我走上了甲板，随时准备跳海。如果有检查的官员前来，我就跳到海里，游向岸上。

幸亏这一天是星期天，又是台风季节，检查也松劲了。我们把一部分行李抛向海里，设法减轻船的重量，可是船底怎么也离不开浅滩。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只能等待早晨四时的涨潮，但是，我们必须在黎明之前离开这里。

将近天明，好不容易小船开动了。太阳升起之后，一看前面不正是昆仑岛吗？原来是船长把罗盘针看错了。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岛上的人影也隐约可见。

总算不幸中之大幸，那时节，新政权还没有建立沿岸警备队。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绕过了这昆仑岛，当时我真是提心吊胆的。

我想无论如何不能被当局抓住。

小船平安地远离了昆仑岛，海上很平静。我们按照预定的方向前进，这一天平安无事。

晚上，将近午夜，忽然发现远处有灯光，开始大家都以为是美国军舰，都非常高兴。那时候人们传说卡特总统发出命令，要美国第七舰队在海上拯救难民。于是我们的小船全速向有灯光的地方驶去。

我们用灯光不断地发出信号，可是对方毫无回音。大家心头产生了疑虑和恐怖，我们开始调转方向，可是那条船却跟在我们的后面航行。

这样过了三个小时。我们想这条船一定是越南的武装渔船，要不就是海盗船。我们全速逃走，可是那条船的速度快，终于追上了我们的小船。

船靠近时，我们看见了红旗，有人喊道：“越南渔船”，我在船舱里，立刻奔上甲板，我扶着栏杆正想跳海，又听见有人喊道：“海盗！”

说来奇怪，这一下我倒放心了。好吧！你愿意拿什么，都拿去吧！可是绝对不要侮辱女性。我自言自语。船上所有的男人都考虑无论如何必须防止海盗对妇女的侵犯。

海盗船靠近小船时，我们仔细一看，是一艘装备优良的远洋渔船。船上有三十名男子，一定是有名的渔业公司的船只。这样看来，所谓海盗也并非职业的盗贼，而是不折不扣的渔民，只是在掠夺船上难民的财物时，变成了海盗了。

船靠拢后，这些男子汉都纷纷跳了过来。有个首领模样的人把小船的船长带到他们船上去作人质，防止我们反抗。

这些人把小船搜查了一遍，现款、手表、半导体收音机、金银等全部网罗一空。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些海盗没有带枪，所有的武器只是一些匕首和斧子。

我们小船的船员们很后悔，早知如此，不如加以抵抗。年轻的船员们身强力壮，搏斗起来可能占上风，但是这一切都是马后炮了。

海盗们掠夺完毕，那个首领模样的人吩咐他的部下，把米、干鱼以及淡水分给我们。而且还特地指点我们驶往公海的方向。原来我们的小船还是处在越南领海和公海之间。

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海盗，总算万幸。事后全船人员都庆幸运气不错。我们称他们是“人道的海盗”，他们既不殴打人，又不糟蹋妇女，而且还给了我们水和食粮，作为海盗可以说是“人道”的了。

小船航行在公海上，向着新加坡方向，连续航行了两昼夜，途中遇到了二十多艘各国的货船，我们大声呼救，可是

没有一艘船理睬我们。

我们逐渐感到不安，因为不久下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我们这条是只能在内河航行的小船，经不起台风的袭击，继续在海上漂流是危险的。

第四天早晨，在左前方看到了亮光，那是火山在喷火。天亮不久，右边远方模模糊糊地看见象船一样的东西，我们全速向那影子驶去。接近时才看清那船形的东西，原来是印尼勘探海底油田的基地。

我们把小船停泊在勘探平台的柱子下，上面的职工把饼干、点心之类抛给我们，还给我们淡水，并且喊道：“要什么东西，尽管说。”但是他们看来并不准备收容我们。

台风即将来临，而离新加坡还有四百公里，再也不能在海上漂流了。于是我们心生一计，说是要解手，要擦身，请求他们让我们上岸。他们欣然答应了。

就这样我们全体都上了基地，有几名船员在船底凿了几个窟窿，我们就坐在基地上，说再也不能下船了。

要使他们收容，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基地上有几名美国职员告诉我们，留在基地上，请求印尼人收容我们。

两天之后印尼海军船只把这六十四人接走了。

1980年2月，张如礞先生得到法国驻雅加达使馆通知，准许他们去法国居住。

张先生夫妇和妻妹夫妇在3月28日踏上了法国的国土。

（柯文摘译自（日）《中央公论》1981年2月）

美国总统的参谋班子

乔治·丘奇

这是华盛顿发生危机的一种仪式：总统顾问团的一名成员在遭受抨击时离开白宫。他的离职证明，新政府已经不新，与现实的冲突迫使总统变动人事，修改政策；就任后的希望和梦想正在转变为对预见不到的种种压力和挑战的适应。

这种危机终于在里根政府里发生了。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理查德·艾伦上周突然告假。司法部对他处理一家日本杂志1981年1月采访第一夫人付给的1,000美元酬金中的非法行为宣告无罪。但是，对于艾伦在白宫里的作为还有一些尚未回答的问题，艾伦受到指控的违法行为本身不啻是一件小小的丑闻。他的重要职衔，他在白宫班子中的突出地位，大大地超过了他的实际影响。白宫发表的前后矛盾、含混不清的多次声明给政府带来的损害，更甚于艾伦本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尽管如此，艾伦是一小批顾问和助手中的一员。他们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作为总统的耳目和左右手为每一届政府服务。他们向总统提供情况，为总统对面临的问题作出决策提供各种选择考虑，并监督政府工作人员贯彻执行总统的决定。

艾伦的问题提出了一连串重要的问题。总统周围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么组成的？怎么工作的？他们的个人品德怎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总统——为国家服务得怎样？

三驾马车

这些问题对本届政府提得特别强烈，因为里根比过去任何一届总统更信赖于助手们提出

的意见。有一个答案很清楚：对于哪些助手最重要这一点是不存在疑问的。由总统顾问埃德温·米斯(50岁)、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士·贝克(51岁)和办公厅副主任迈克尔·迪弗(42岁)组成的三驾马车几乎就是一个内部政府。但是这个内部政府的组成和运转情况，连参加者也难以说清。三驾马车是一个令人迷惘的三头怪物，打破了一切常规。

白宫通常的做法是把大部分助手们组织在一个严密的制度里面，通过权力很大的办公厅主任一人向总统汇报。尼克松是这样做的。卡特在任时的头两年想把权力分散，由几个不同的助手分别直接向他汇报，但是行不通，于是卡特又恢复了传统的制度。

三驾马车的三名成员事实上是三个办公厅主任，这三个人的职责和权力没有明确规定，在许多点上重复交叉的。三人的个性完全不同。米斯是一位谨慎的律师，是三驾马车中最保守的一员，善于归纳争论各方的意见，而使自己超脱在外。贝克也是律师出身，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组织者，具有训练有素的政治才干。迪弗为人和蔼可亲，过去做过公

共关系顾问，特别关心总统一家的生活福利。米斯和迪弗都是加利福尼亚人，自从这位前电影明星在1967年当选为加州州长以来，一直相与共事。贝克是得克萨斯州人，去年才参加里根的班子。在这以前，他曾担任布什的竞选主任，尽力阻挡里根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尽管三人已经共事了一年，但是白宫以外和总统的关系亲近的人仍然怀疑他们三人能否捏成一团。有一位说：“这种安排很不自然，我不知道怎么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另一位说：“这批运动员挑选得欠妥当。他们工作不协调，无法维持下去。”

早餐是这个王国的关键

也许是的。艾伦事件的处理导致了这个班子内部微妙的紧张。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三驾马车保持了很好的团结。米斯、贝克、迪弗经常到对方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也到里根的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只要他们三人都在华盛顿，他们每天早晨七时半在贝克的大办公室一起吃早饭，商量问题，并且为总统安排一天的工作日程。白宫的一名助手说：“早餐是这个王国的关键。”

三人坐的位置也是一成不变的。贝克坐在桌子头上，迪弗坐在他右手，米斯坐在他左手。他们没有主持过会议，就是坐着谈。《时代》周刊驻白宫记者巴雷特上星期参加了他们的一次早餐会，发现他们一开始是互相交换阅读报纸，在服务员端上第一道菜以前，先把一天日程上的项目一个个记下来。虽然时间尚早，三人这时都已看完白宫的当天新闻摘要。长期的相互了解使他们能够用一种简短的语言交换意见。

几乎所有向总统提供的意见都是经过三驾马车过滤的，总统对问题作出决定以前几乎都和三人私下商量过。总统一般总是在上午和三人一起开的会上谈他的考虑。

被誉为“首相”的米斯

尽管如此，这三个人都有自己显明的个性。米斯，曾经当过检察官，很少显露紧张或烦恼，对于自己成为主要的决策人引以自傲。米斯在会上总是表现幽默。在一次有他们三人和内阁成员参加的会议上，与会者经过辩论以后，一致同意提出一份概述里根在坎昆举行的南北会议上对第三世界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的文

件。但是国务卿黑格提出：“我要提出最后一点修改意见。”米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艾尔（黑格的昵称），不能再改了。我们打算把‘总统’两字去掉。”连黑格也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米斯有他的弱点，他揽的工作太多，对各种活动管理松散。虽然他一度被誉为里根的“首相”，但是熟悉白宫内幕的人士认为他们想不出哪一项政策主要是由他推动才作出决定的。

贝克有汗马功劳

贝克专长立法和制定政治策略。里根刚上台不久在国会里取得惊人的胜利，贝克有很大的功劳。贝克原先对参加三驾马车表示怀疑；他向朋友们公开表示担心自己会有多少真正的职权，担心自己怎么和里根的至亲好友相处。但是，他的本钱越来越多。

贝克的本能是主张行动。他对细节感到厌倦，对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表现不耐烦。当助手们陷入空谈时，他有时候离开会场到走廊大厅上踱步，或者到附近办公室里心不在焉地翻阅文件。每当他想独自行动，有时就动作过快，其结果往往是不愉快的。例如，为了给里根的削减所得税

的计划争取选票，他提出了一个圣诞树式的提案，过分照顾特殊利益，这个提案将会增加今后几年的赤字。

越来越重要的迪弗

迪弗对里根的一切都照顾得十分周到，有的事情细小到如发表电视讲话时摄影机摆放的角度也考虑到。他常常在工作之余跑到白宫楼上总统的住室和里根夫妇喝酒聊天。

迪弗很少在政策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如果采取的话，里根总是听的。白宫的一位助手在谈到三驾马车时说：“在日常事务当中，贝克越来越重要。但是，在总统面前和米斯摊牌的时候，可能又是米斯赢了。然而，迪弗却能战胜他们二人。”

三驾马车关系微妙

虽然三驾马车一般说来给人以顺利合作的印象，但某些微妙的紧张关系正在出现。

艾伦事件给他们带来了引起麻烦的紧张。艾伦在白宫任职，从一开始就是个棘手的问题。米斯向总统推荐艾伦，迪弗则对任何可能使里根为难的事情特别敏感，认为应该排除艾伦，但是

没有进行有力的争辩。三人中的任何人都注意避免触及另外两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当最近关于艾伦的风暴发生以后，米斯在9月份知道在艾伦的皮包里发现了装有1,000美元的信封以后，首先把这事告诉了总统，接着通知了司法部长和贝克。大约过了一天以后，他才告诉迪弗。米斯和迪弗两人都说迟一天通知这件事无关重要，但是一些深知白宫内幕的人说，米斯害怕迪弗会要求总统迅速解除艾伦的职务。他们还说，迪弗因为米斯没有把这件事及时告诉他而感到不快。这是三驾马车中一名成员戏弄另一名成员的第一个迹象，这种做法对三人之间的团结可能是致命的。

他们三人中间的严重不和可能使里根政府瘫痪。在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中，虽然人数很多，但有才干的人却少得可怜。白宫的工作人员为三百五十人，大约四十人向迪弗汇报，二十五人向米斯汇报。其余的人都属贝克管辖，但是这一点不能作为判断他的势力的依据。

内阁只是讨论问题的集体

虽然里根就职时希望主要通

过他的内阁进行治理，但是这个想法从来没有成为现实。有的内阁成员长期是里根的熟人，特别是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司法部长史密斯，可以溜进白宫去单独见里根，有时候可以影响总统的决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阁只不过是个讨论问题的集体，在里根和三驾马车及助手进一步讨论以前，几乎从来不宣布一项决定。

副总统布什象在公众中间那样，尽量不在政府里露脸。他参加内阁会议，并了解有关他接管总统权力时所必须处理的全部问题的情况。他几乎每周都单独和总统一起吃午饭。在他们见面时，布什向总统提出关于外交政策和国防的意见，但是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影响总统作决定的是米斯、贝克和迪弗，或许还有斯托克曼，而不是布什。

总统面临的挑战

里根本人并不是象公众神话中那样的与公众隔离的董事长。他的助手们说，他看汇报材料时间之长超过人们的预料，而且看得很仔细。总统对涉及他的思想原则的事情，能起绝对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那些复杂的非思想原则的问题上，里根确实依赖他

的顾问们，特别依赖三驾马车。这种方法使本届政府在最初几个月表现了巨大的干劲和果断。但是，它也有严重的缺陷。

里根进入白宫时，带着一连串的明确的立场。他的议事日程早已定了下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反苏路线。需要优先解决的是让国会通过预算和减税计划。

既然初步议事日程已经付诸实施，许多问题不再含糊其词了。要在同时增加军费、削减税收、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的诺言不可能得到相互妥协（说实在的，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可能性）。政府还必须对付没有预见到的经济衰退。问题在不断出现，而竞选时的演说并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一名助手说：“总统正在发现，解决问题并不象他刚就任时那么容易。”

总之，里根本人对面临的问题感到很不安，因为本能、经验和意识形态都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他所倚重的三驾马车善于做事，但不善于决定应该做什么事。对总统及其参谋们的严酷挑战只是刚刚开始。

（晓风译自（美）《时代》周刊

1981年12月14日，

美国税务局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象税务局（IRS）那样对美国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每年4月15日以前，所有美国人、私人协会、公司企业和政治集团都必须向税务局提出前一年财政收支情况的报告，填写回税申报单，内容包括收入、支出、银行存款利息。支出部分计有房租、交通费、书报费、研究费、学杂费、教堂和慈善机构捐赠款项等，公司企业还要加上雇员人数和工资福利项目。

税务局在五十个州设有分局及下属机构，共有工作人员88,000人。

税务局的人不是警察，但比警察更有权威；他们不穿法衣，却比法官更有权力。

他们能够冻结你的存款，抢走你的汽车，夺去你的房子，使你的子女中途辍学，使你最后倾家荡产。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攫取你所拥有的一切。如果你没有

足够的钱缴税，那是你的问题，就是向银行借贷，拍卖全部家产也要缴清税款。他们的信条是：“我们要你的一切，我们马上要！”

如果他们怀疑你隐瞒收入，谎报税单，他们可窃听电话，拆看信件，破门搜查，直到获得某种“凭证”为止。

阿拉斯加的斯梯芬·奥立弗夫妇对税务局的4,700美元欠税回单不服，向地方法院上诉。这下可激怒了税务局，税务局派人拖走他家的汽车以图报复。拖车那天，奥立弗夫妇把自己锁在汽车内，拒交钥匙，税务局的人就

税务局的人把车主从车内拉出，没收了汽车。



打碎车窗，强行把奥立弗夫妇从车内拉出，拖走了汽车。不久，税务局仅以 500 美元的低价把汽车转卖出手。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德怀特·辛德因拒付他认为不应交的欠税，就惨遭厄运。一天，一群税务局的人持枪闯入他家，翻箱倒柜，强行搜查。他们找不到现金，就拖走辛德的汽车，抢走汽车间的工具和地下室仓库的物品。事后，辛德的妻子因为受惊而精神失常，在精神病医院住了一个多月。

华盛顿州一个小镇的尤金·布拉塞尔眼科医生，53 岁，同时经营一家光学仪器店。在经济危机冲击下，生意逐年清淡。他虽拥有漂亮的房子和汽车，两个儿子上大学，但不算是富裕的家庭。不久，税务局找上门来，说他欠了 11,000 美元税款。布拉塞尔知道斗不过税务局，要求分期付款，但遭拒绝。接着，灾祸接踵而来，存在银行里的 3,000 美元存款被冻结，光学仪器店被封闭。一天早晨，一群税务局的人来到布拉塞尔的诊所，驱走病人，贴上封条。布拉塞尔恳求道：“不让看病人，我无法寻找生计，更付不起欠税了。”但无人理睬，诊所还是

被封了。接着，税务局重新审查布拉塞尔的帐目，在欠税上加了 16,000 美元。最后，税务局派人封了布拉塞尔的房子，迫使他变卖地产，偿还欠税。连续遭到税务局的打击后，布拉塞尔医生一贫如洗。他自叹：“宪法规定，我们政府应保护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但现在我什么权都没有了。对税务局还存在幻想的人，最好看看我的遭遇吧，这样他们就会清醒过来的。”



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特工人员举着的牌子上写着“法律和法院的裁决都是针对普通人民的”。

(原载《华盛顿邮报》)

1979年，税务局发出的催交税单就有371,337份，1980年增加到445,285份。税务局发出的数以千万计的催税信里，字句行间，充满警告、恐吓、威胁的语气，令人心惊胆战。

世界上，自罗马时代以来，苛捐杂税就一直遭到人民的反对

和仇恨。两百多年前，美国自己也是因敢于向英国殖民当局抗税造反，才赢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的。可是现在它正在走向反面。

（倪世雄译自《美》波士顿环球邮报杂志，1981年4月）

筹备世界杯足球赛花费多少钱

西班牙对举办198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全部开支和赢利进行了认真的计算。

根据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数字，投入这场大赛的资金将达二十五亿美元，其中有四亿美元用于扩建十四个体育场、兴建一座电视塔和一批供世界各国的记者（约二万名）使用的新闻中心。

据估计，在决赛期间前往西班牙的外国游客可达一百二十万人，十四个举办比赛的城市已为他们准备了二十六万九千套房间。他们将为西班牙提供十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收入，相当于西班牙旅游业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足球决赛的电视观众估计将达十五亿。韦斯特·纳利财团支付购买电视转播权的费用就达一千七百万美元。届时，直接观看五十二场比赛的人数将达三百二十万，仅入场券收入可达二千多万美元。同时，二千多种世界杯比赛的纪念品和印刷品将有一亿美元的收入。另外还会有二亿七千万美元的额外收入。

除去所有开支，西班牙可望得到二亿五千万美元的纯赢利。

（王流桢摘自《智利》《埃尔西利亚》周刊，

1981年第2406期）

领取60美分的“队列”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圣·阿劳依西斯天主教堂外面，每星期中有六天，都有许多人排成一个长队，队伍里男女老少都有，为的是领取这家教堂的布施——每人六十美分。

十七年来，人们称之为“队列”的这项施舍，为一小批无家可归的人提供车钱、食品和衣服。但是现在，这种布施遇到了危机，因为美国政府预算的削减使这座天主教堂门前的队伍越来越长。原来是别的慈善机构可以布施的钱越来越少，许多等待施舍的穷人就挤到圣·阿劳依西斯教堂门口来了。

这件事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华盛顿特区的经费困难，政府的人类服务部不再能为它以前的顾客提供服务了，而把这个城市中的等待救济的贫

民转嫁到早已拥挤不堪的民间慈善机构里去。圣·阿劳依西斯天主教堂就是这种民间慈善机构中的一个，这家教堂的管理慈善事务的一位女主任说，她将要被迫拒绝接受人类服务部介绍来的成批的人，因为教堂门前排队的人数“飞涨”了。

设在西北区第1街和第19街的“游民服务计划”的负责人菲希尔说，“特区人类服务部经常事

